

〔日〕
宫部美雪 著

圣彼得の葬礼

ペテロの葬列

Miyabe Miyuki

王华懋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ペテロの葬列

Miyabe Miyuki

圣彼得的葬礼

[日] 宫部美雪 著

王华懋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彼得的葬礼 / (日) 宫部美雪著; 王华懋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4
ISBN 978-7-5596-2952-4
I. ①圣… II. ①宫… ②王… III. ①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680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9-0602 号

PETERO NO SORETSU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2013 MIYABE Miy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ACCOON AGENCY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步文化事业部授权使用,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圣彼得的葬礼

作 者: (日) 宫部美雪

译 者: 王华懋

责任编辑: 肖 桓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5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952-4

定价: 5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

人物关系脉络图

今多集团

今多嘉亲

今多集团创始人，财界大佬

秘书长 远山小姐

公关负责人 桥本真佐彦

直属会长的集团广报室

集团宣传杂志《蓝天》编辑部

总编 园田瑛子

正式员工 杉村三郎

正式员工 井手正男

准员工 间野京子

打工人员 野本弟

公司一楼咖啡店“睡莲”

老板 水田大造

《蓝天》采访对象

前今多财团常务董事 森信宏

父女关系

杉村家

杉村菜穗子 妻子

杉村桃子 女儿



杉村三郎

朋友

侦探社

北见一郎（过世）

北见夫人 妻子

北见司 儿子

嫌犯是委托人

公车劫持事件

嫌犯 佐藤一郎？

司机 柴野和子

乘客 迫田丰子

乘客 田中雄一郎

乘客 杉村三郎

乘客 坂本启

乘客 前野芽衣

乘客 园田瑛子

嫌犯目标

葛原晃 高东宪子

中藤史惠

报纸贩卖店杀人事件

死者 高越胜巳

嫌犯 足立则生

目 录

序 曲 / 001

第 一 章 / 005

第 二 章 / 043

第 三 章 / 070

第 四 章 / 093

第 五 章 / 130

第 六 章 / 162

第 七 章 / 196

第 八 章 / 220

第 九 章 / 260

第 十 章 / 290

第十一章 / 330

第十二章 / 381

第十三章 / 425

尾 声 / 461

后 记 / 473

序曲

事后，多到数不尽的人问我：那个时候，你在想些什么？不然就是，当时你能够思考吗？

我总是回答：“我记不清楚了。”

随着问答的机会增加——随着在听到我的回答后，点头、表示同情、出言安慰的人脸上，我看见稍纵即逝连他们自身都没察觉的好奇与猜疑之色。于是，我变得狡猾聪明，会稍稍停顿，补充道：“这不是辩驳，我脑袋真的一片空白。即使可能在思索，如今也完全想不起来。”

然后，我会跟着他们一同点头。因为我学到，只要这么做，掠过他们脸上的好奇与猜疑，就不会立刻浮现。因为我明白，这样就能共享惬意的安心。

那个时候，我在想些什么？

事件刚解决的时候，我认为有资格当面这么问我、要求我回答的只有一个人——我的妻子。受限于年龄，七岁的女儿无法得知消息，况且她根本不晓得出了什么事。碰到这种状况，不让孩子知情，也是身为父母的义务。

那个时候，我在想些什么？

出乎意料，妻子没这么问我。困扰她的，是我完全料想不到的疑问。

“为何你总会遇上这种事？”

我说出当时想到的答案：“我是个超级幸运儿，神明觉得不偶尔调整一下平衡，对其他人太不公平。”

妻子微笑，仿佛在深夜开着电视，不经意听见B级片的谐趣台词。

“真会说，感觉一点都不像你。”

妻子不接受我的解释，也似乎死了心，认为不管怎么逼问，都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忘了吧。”我应道，“毕竟事件顺利解决，大伙都平安无虞。”

是啊，她点点头，却流露出一不以为然的眼神。

“那个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其实有资格这么问我的，还有一个人。与其说是排除那个人，不如说是被敬畏、客气、内疚交织的情绪所逼，而逃离他。

我指的是岳父——今多嘉亲。身为今多集团这个大企业的龙头、财界大佬，如今他八十有二，但年轻时被称为“猛禽”的锐利眼力，及那双好眼力泉源的敏锐头脑都不见半分衰退。我的妻子菜穗子，是他的私生女。

菜穗子并未以任何形式参与经营今多集团，将来也不可能插手。即使贵为会长千金，虽身份权威，却不具半点权力。另外，身为菜穗子之夫的我，甚至连会长女婿的权威都没有。结婚时，岳父开出条件，要求我辞掉小出版社的工作，成为今多财团的一员，在直属会长的集团广报室担任社内报记者兼编辑，我选择接受。于是，岳父成了我可望而不可即的上司，而我成了今多财团的基层员工。因此，无论是以亲人或是以上司的身份，今多嘉亲都有资格询问我。

“那种时候，人都会想些什么呢？”

正确地说，岳父是这么问我的。

“非常抱歉。”我回答。

岳父略略敛起下巴：“有人要你道歉吗？”

“不，可是……”

“这么急着赔罪，难不成你在公车上想起菜穗子和桃子以外的女人？”

桃子是我和妻子的独生女。

我正狼狈地想挤出B级片般的耍帅台词，岳父笑道：“开玩笑的。”

我们在岳父宅邸的书房里，隔着书桌对坐。聆听这段对话的，只有摆满书架的大量书籍，及装饰在书架间隙的几件美术品。

“实际上，真的想办法思考吗？或许有些冒犯，不过我纯粹是好奇。”
确实，岳父的目光充满求知欲。

“会长又是如何？”我反问，“在您漫长的人生中，也曾面临生死关头吧？那种时候，您想起了什么吗？”

岳父炯炯有神的双眼眨了眨：“当然，毕竟我们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盘，岳父受征召入伍。然而，至今无论在任何时机、任何场合探问，他从未详细透露，总推说自身的经验不足为外人道。

“不过，你被卷入的案件，与战争不能比较，所以我才会忍不住好奇。”
我的视线离开岳父，移向他身后那套《世界文学全集》气派的皮革书背。

“以前会长会对我说，杀人行为，是人类所能行使的最大权力。”

约两年前，我们集团广报室成员受某起案件殃及时，岳父难掩愤怒地如此表示。

“没错，我这么说过。”

“您还说，会犯下这样的罪行，是因为太饥饿。为了避免灵魂遭饥饿感啃噬，必须把它喂饱，所以利用他人当饵食。”

岳父手肘撑在桌上，双手交握。在书房时，岳父经常摆出这样的姿势，我仿佛是面对神父的信徒。

“前些日子发生的案件中，我也成为那种权力行使的对象。”

对方举枪威胁，若不从命就要射杀我。

“不知为何，从犯人身上，我感觉不到会长谈及的‘饥饿’。”

岳父注视着我。

“但也不会因此就不害怕。我和其他人质都吓坏了。我不认为犯人是虚张声势。”

“事实上他真的开了枪。”岳父应道。

“没错。”

“你早预见那样的结局？”

盯着《世界文学全集》思索半晌，我缓缓摇头，望向岳父。

“我完全无法预料事态会如何发展，演变成那种结果时，却感到理所当然。”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事情就发生在眼前，可是实在结束得太快，仿佛转眼便结束了。”

从案发到落幕只有三个多小时，据说是最快解决的国内公车劫持案件。

“我看到……孩童的自行车。”

岳父露出讶异的神情，我微微一笑。

“公车停留的空地角落，丢着一辆小自行车，手把和踏板是红色的。隔着车门玻璃，可清楚看见。”

即使是现在，我仍觉得拥有那辆自行车的少年或少女会忽然现身，抓住红色手把，踮开脚架，跨上踏板，内心不禁一阵难受。

“岳父，”我接着道，“您这么一问，我终于明白。”

岳父沉默着，微微倾身向前，好似催促信徒告解的神父。

“当时我什么都无法思考，所以现在才不由得要思考。”

思考应该存在于那里的“饥饿”，是否被遗留在某处。

第一章

九月进入第三周，残暑的威力总算逐渐减弱，我和总编正要前往一栋位于海滨的住家。我们已得到教训，每当访谈延长，过傍晚才踏上归途，背后袭来的海风意外地会冻得人全身发冷。这是第五次，也预定是最后一次访问。

总编园田瑛子卷起开襟薄衫塞进大托特包，问道：“欸，你有没有带预备的录音笔？我可不想像上次那样，录到一半文件储存空间不够。”

我们隶属集团的宣传杂志《蓝天》，编辑部有三名正式员工和一名准员工，及一名打工人员，是个小家庭。办公室栖身在悄然蹲踞于高层科技大楼的总公司后方、三层别馆的三楼。

这里别有一番天地，同时是座孤岛，流放者的孤岛。

与菜穗子婚后十年，即成为今多财团基层员工十年以上，我仍无法掌握这个庞大集团企业的全貌。岳父继承其父的小型栈板运输公司，在一代之间便打造成如此巨大而复杂的企业体。现今“本家”仍是物流公司，但只是大树的树干部分，枝叶则遍布五花八门的旗下公司。

一直以来，岳父似乎颇担忧任职复合企业的庞大员工，会处于同床异梦的状态，也就是沟通不足。于是十几年前，他想到可发行一份全集团流通的综合性社内报，这便是《蓝天》创刊的契机。因此，发行人即为今多嘉亲。

创刊至今的总编园田瑛子，是会长亲自拔擢的人才。大学毕业后，她应届进入今多财团，历任各部门行政人员，也曾外派旗下公司，经验非常丰富，是所谓的职场大姐头。而这样的她，究竟是职场生涯中的哪

一段受到会长青睐，我并不清楚。

“我待过总公司的社内报编辑部，大概是那时候写的文章合会长的胃口吧。”

本人这么说，实际上或许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只是，她的待遇有许多神秘之处，所以园田瑛子是会长情妇（或前任情妇）的传闻根深蒂固。至于传言的真伪，还没有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敢来询问园田瑛子称为“会长骑马爷”的我。即使真的有人问起，我也不知究竟，不过菜穗子倒是一笑置之。

“园田小姐的类型，和今多夫人还有我妈差太多。”

这话出自今多嘉亲情妇之女的菜穗子，我完全相信。而菜穗子提及“今多夫人”——生父的正室，她年纪相差甚远的两名哥哥的母亲、现已过世的女士时，与园田瑛子苦笑着说“我才不是会长的情妇”的眼神，惊人地相似，更加强可信度。

总之，集团广报室便是这样一个地方。不论在任何意义上，分发到此的都是被调离前线的人，也就是流放者。唯一的差别，只在于是菜鸟还是老鸟，及被流放的时期与理由。

园田瑛子是这座荒岛的岛主。她坐镇在人事异动必然频繁的广报室，接纳许多流放者，又目送他们离去。其中最棘手的非我莫属，但她高明地差遣这样的我，偶尔调侃我是“会长的乘龙快婿”“今多家的小伙计”，释放我和周遭同事累积的压力，无微不至。她是个聪明人，如果当面表示“其实我有点尊敬你”，不晓得她会露出怎样的表情？

换句话说，我对身为总编的园田瑛子毫无不满，只是对她机器白痴的一面有些无可奈何。

“上次录音笔会停止，不是容量不够，而是没电。”

况且不必特意吩咐，我也总是随身携带备用的录音机器。除了第二支录音笔，还有旧型的卡式录音机。后者纯粹是我的嗜好。

“总编的录音笔我刚换完电池，也测试过，没问题。”

在电脑屏幕上检查排版的野本弟回头道。野本弟是约半年前来打工的大学生，主修国际经济，二十岁。他做事勤快，为人机灵，外貌清爽

时髦，进公司第三天就获得“牛郎小弟”的绰号。本人毫不介意，还透露真的想兼职当牛郎，可惜面试时被刷掉了。

“你碰过我的录音笔？讨厌，该不会把文件都删光了吧？”

“我没删，还帮忙备份哩。”

就算总编搞错文件夹，覆盖掉文件也不必担心——野本弟没说出口，而是对我使个眼色。我用朝向他的半边脸，回以一笑。

园田总编在托特包里一阵摸索，取出录音笔按来按去，想验证野本弟的话。

“那个老先生，话匣子一开就关不起来。”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我应道。

“所有的录音文件都备份了吗？那能不能把上次的访问录音逐字打成文稿？”

“我来做行吗？会不会被井手先生骂？”

井手正男也是同事之一。除了园田瑛子，他是《蓝天》编辑部史上第一个出身今多财团本家的员工。

“井手先生讨厌我。”

野本弟搔着头。他没染发，但时髦有型。第一次面试后，园田总编咕哝“那颗走样的杰尼斯头不能想想办法吗？”不过似乎还没出言矫正。其实园田总编挺中意他的发型吧。

“放心，井手先生讨厌的不止你一个。”

“这样说好吗？”

“他又不在，有什么关系？虽然会长的驸马爷可能会去秘书室告状。”

“总编，不要脚痛就乱迁怒。”我傻笑着回道。

就任《蓝天》总编时，制服不必说，园田瑛子也和职业妇女风的套装与包鞋断绝关系，不论春夏秋冬皆以五彩缤纷的民俗风宽松裤装现身。

不过，她称为“那个老先生”的采访对象——直到去年春天仍是今多财团常务董事的森信宏，在第一次访问时对她的穿着十分不满。无可奈何，唯独在专访他当天，园田瑛子会从衣柜深处挖出套装，蹬上“参加葬礼用”的黑包鞋。那双六寸高的包鞋，对习惯率性打扮的她的脚，

形同狩猎女巫的拷问刑具，所以她的心情才会这么糟。

“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次吧？”总编噘嘴瞪着我，“那个老先生要是还没讲够，我可要哀号了。”

“访谈说好总共五次，今天就会结束。”

“间野小姐会整理成文字稿吧？”野本弟转过椅子面向我们，“她已准备好要当总编的幽灵写手，正跃跃欲试。”

间野京子是编辑部的第四名成员。

“间野小姐真的很有文采。她说在之前的店里工作时，不管是发给客人的传单，还是发表在网站的文章，全出自她的手笔。”

连悠闲的集团宣传杂志，也不可避免地受近年的经济危机浪潮波及。目前包括员工、准员工四名，加上一名打工人员的编制，是历来规模最小的。更别提帮手完全派不上用场。

另外，间野京子如同本人所言，妙笔生花，十分能干。她和虽然是打工人员，却是宝贵战斗力的野本弟也相处融洽。大概是刚满三十岁，在编辑部内与野本弟年龄最为相近吧。

“你啊，不要让我提醒那么多次。”

园田总编凶狠地眯起眼，训斥野本弟。她配合套装化较浓的妆，一眯起双眸，眼影就闪闪发亮。

“不能说‘店里’，至少要说‘前职场’，不然又会触怒井手先生。”

“你不是说他不在就没关系吗？”

“本人不在时可以说的，只有坏话。像这种小细节，就得趁本人不在时养成习惯。”

间野京子的前一个职场，是岳父收购并纳入旗下的高级美容沙龙。岳父从不做没意义的事，那是著名的舞台剧女星御用沙龙，不进行任何宣传或广告，也不接生客。虽然贵得离谱，但效果一流，这一点菜穗子能打包票。

间野京子是优秀的美容师，这也是菜穗子做保证的。然而，由于家庭因素，间野无法继续从事需要配合顾客，上班时间不规则的工作。一般情况下，美容师会辞职离开，但菜穗子十分欣赏间野的技术和开朗的

性格，于是用一句“父亲，我有个请求”，推荐她进入上下班时间固定且周休两日的《蓝天》编辑部，直到能回到原先的职场。

我的妻子杉村菜穗子与今多财团在任何形式上都毫无瓜葛，更不会干涉人事，间野京子是例外中的例外。岳父为爱女破格的行为感到惊讶，并开心不已。仔细想想，即使一次也好，岳父或许一直在期待菜穗子提出任性的要求。

再怎么疼女儿，今多嘉亲毕竟是今多嘉亲。岳父没告诉菜穗子，私下派人调查间野京子的风评与工作能力。在这种时候活动（暗中活跃）的，是真正意义上直属会长的秘书室职员。接到他们的报告，岳父相当满意，毫不犹豫地间野京子挖角到《蓝天》——过程就是如此。

对于此类人事安排，园田总编无动于衷。她早扛着一个杉村三郎，也就是我这个麻烦，如今根本雷打不惊。她仅仅行个礼，表示一切遵照会长指示。

间野京子开朗随和，热心工作，还意外具备过人的文采。通过调查，岳父应该了如指掌，我们也很快就发现她的优点，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一碰上井手正男，便会产生一些不协调音，然后看似粗枝大叶，其实神经纤细的总编就得在背后煞费苦心。

“我觉得井手先生很幼稚。”

野本弟不满地嘀咕，扯弄右耳垂。上头开着三个耳洞，当然，在编辑部出动时，上头只有洞。

“不然你们想想，他几岁啦？”

“四十七岁。”总编回答。

“跟我爸只差一岁，真的不该再像小学模范生般装腔作势。”

总编瞟他一眼：“牛郎小弟，你就期待四十七岁到来那天吧。我一定会搭乘时光机，去瞧瞧你有没有变成会对部下装腔作势的上班族。”

上午十一点，园田总编和我从东京车站搭乘特急列车。

“在我小时候，那个地方是很适合去过夜，然后享受海水浴的度假胜地。”

这话也听过五遍了。

“我还是没办法理解，森先生绝不会安于隐居在海滨别墅啊。他浑身散发着第一线商业战士的气息。”

“所以意见才会那么多。”

“对吧？那他怎么不住市中心，在集团旗下公司当监事之类的？”

外表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纤细的园田瑛子，有着意外的死角。从大型都市银行被挖角过来，一路在今多财团的财务圈奋斗的森常务董事，确实不是会因年届七十就隐居的人。他会辞退所有职务，搬到房总半岛海边的“海星房总别墅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罹患失智症的夫人。总编没发现这一点，应该是夫人始终没现身，加上一些误会。总编认为“夫人”心高气傲，瞧不起没出路的集团宣传杂志编辑部员工，觉得没必要出来打招呼。明明没有任何根据，总编却一心如此认定，恐怕流放者荒岛的岛主还是有其积郁与自卑吧。就是这样的心态造成死角。

进行采访前，岳父曾向我提起森夫人的病情，并警告我，除非森先生主动谈及，否则绝不能触碰此话题。

——不过，采访将于今天结束。为防日后总编毫无预警地得知森夫妇的抗病内幕，陷入深深的自我厌恶，我判断现下是个好时机，于是在谈话间告知。

总编拿着瓶装绿茶，沉默半晌，问道：“那一带有不错的医院吗？”

“有专门的看护机构。如果真的不行，森先生打算让夫人搬进去。”

“这样啊……”

总编又沉默片刻，露出小学生般的好胜表情说：“可是，森先生还是太啰唆。”

在目的地车站的月台下车后，我们感受着海风，前往邻近车站大楼旁的家庭餐厅。用完午饭，在下午一点整按森先生家的门铃，是每回的固定步骤。住在家里的女佣会出来应门，带我们到能够俯瞰外房海景的客厅，以进行访谈。

到了三点，稍稍休息，女佣会送来茶点，约三十分钟后继续访谈，结束时往往超过六点。以社内报而言，这是过长的访谈，之所以会演变

至此，是结合回忆录出版企划的缘故。不过，这个企划会不会实现，尚未定案。森先生希望读过访谈的文字稿，确认无愧于他的生涯再作定夺。

森信宏与短小精悍的岳父完全相反，身材高大，年轻时想必有美男子之称。他的五官立体，仿佛有日耳曼人的基因，皮肤白皙，眼珠颜色很淡。虽然是这场访谈中不能提起的话题，但据说他曾是财金界屈指可数的花花公子。

寒暄致意后，森先生一如往常，利落地接受访谈。他穿着麻质衬衫，外罩夹克，由于打高尔夫球，皮肤晒得黝黑。只要他有意，想必依旧能大享艳福。

最后一次访谈，森先生从任职今多财团财务总监讲起，偶尔会针对今多嘉亲提出尖锐到令人吃惊的批判，总编频频瞟向我，我不禁感到好笑。失败就是失败，善政就是善政，对目前还不能下定论的事挑明这么说，听着反倒痛快，岳父一定也会同意。

休息结束，下半场是概括性的总结，森先生间或谈及人生观，即使话题转移到家庭或夫人也不奇怪，我不由得有些紧张。不过，对我们的“金库守护神”清晰的头脑与流畅的口才而言，这只是杞人忧天。

“嗯，大概就这样吧。”

森先生在扶手椅上重新坐好，跷起脚说。客厅的双开落地窗外，是一片大海绝景，水平线留下一条暗红色，逐渐转为日暮。

“看过你们整理出来的文字稿，我会注明需要修改的地方。我的记忆应该也有模糊不清的部分吧。”

“再次麻烦森先生了。”我们一同低头行礼。

森先生一笑：“很累吧？我可是累坏了。”

“感谢您每次都拨出这么长的时间接受专访。”

“哪里，我现在很闲，拨空倒是没问题。只是活到这把岁数，回忆过往就变得十分辛苦。连打算掩盖的事情都会一并想起，得一一盖回去才行。”

他唤来女佣再倒一杯咖啡，劝道：“你们也喝点热的再走。每次都没能招待什么，实在抱歉。”

“没那回事。”

森先生似乎维持相同的姿势，切换了模式。

“杉村。”

“是的。”

“菜穗子小姐过得如何？”

他的目光顿时柔和许多。

“托您的福，她一切安好。”

“那就好。菜穗子小姐还没结婚时，我在内子的活动上见过她。”

自称改变，用词也换成敬语，表示他不是在与前部下交谈，而是把我视为今多家的一员吧。识时务的总编，优雅从容地收拾着录音器材和笔记。

“内子以前蛮广泛地从事志愿者活动。”

他说菜穗子帮忙过几次。

“好像是帮忙录制有声图书，提供给视障者的团体吧。”

“菜穗子在图书馆担任念童书的志愿者。她从单身时代就一直从事志愿者活动。”

“啊，那应该是内子看中她的经验，拜托她的吧。”

女佣端来咖啡，总编帮她摆放。

“内子人面挺广，也相当会使唤人，可能给菜穗子小姐添了不少麻烦。不过，菜穗子小姐真的是很棒的女性，我十分敬佩她。唯独那个时候，我由衷羡慕会长。”

“您过奖了。”

“内子也说，如果我们有儿子，便能央求会长把菜穗子小姐嫁来我们家。岂料没过多久，菜穗子小姐就被你抢走了。”

他不等我搭腔，笑着继续道：“实在是意外的伏兵哪。可是，与其随便跟集团里的家伙联姻，跟你这种自由的男人结婚，菜穗子小姐会比较幸福。我也……是啊，活到这把岁数，渐渐摆脱一点庸俗之气，才会这么想吧。”

总编端庄微笑，我也维持同样的表情。